茅亭客話/卷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茅亭客話

◀上一卷

卷三

下一卷▶

淘沙子

偽蜀大東市有養病院，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。中有攜畚鍤，日循街坊，溝渠內淘泥沙，時獲碎銅鐵及諸物以給口食，人呼為淘沙子焉。辛酉歲有隱跡於淘沙者，不知所從來及名氏，常戴故帽攜鐵把竹畚，多於寺觀閫靜處坐臥。進士文谷因下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，見淘沙子披褐於佛殿上坐。谷見其狀貌古峭，辭韻清越，以禮接之。因念谷新吟者詩數首。谷愕然，又諷其自作者數篇。其詩或譏諷時態，或警勵流俗，或說神仙之事，谷莫之測。因問谷，「今將何往？」谷曰：「謁此寺相識僧，求少紙筆之資，別謀投獻。」其人於懷內探一布囊，中有麻繩貫數小鋌銀。遂解一鋌遺谷。戴帽將所攜器長揖出寺而去。谷後得偽通奏使王昭遠禮於賓席。因話及感遇淘沙子之事。念其詩曰：九重城里人中貴，五等諸侯閫外尊。爭似布衣雲水客，不將名字掛乾坤。」王公曰：「有此異人。」遂聞於蜀主。因令內園子於諸街坊尋訪之。時東市國清寺街有民宇文氏，宅門有大桐樹。淘沙子休息樹陰下。宇文頗留心至道。見其人容質有異，遂延於聽，問其藝業。云：「某攻書嗜酒，言論非俗。」因飲之數爵，與約再會。浹旬淘沙子或到其門，將破帽等寄與門僕，令報主人。其僕忿然，厲聲罵之曰：「主人豈見此等貧兒耶？」宇文聞之遽出迎候，愧謝曰：「翹望日久，何來晚耶？」即與飲且酣。宇文曰：「神仙可致乎？至道可求乎？」淘沙子曰：「得之在心，失之亦心。」宇文曰：「某數年前遇人教令嚥氣，

未得其驗，廢之已久。」淘沙子曰：「修道如初，得道有餘，皆是初勤而中惰，前功將棄之矣。世有黃白，有之乎？好之乎？」宇文曰：「某雖未嘗留心，安敢言不有，安敢言好之。」淘沙子因索銅錢十文，衣帶中解丹一粒，醋浸塗之，燒成白金。此則神仙之藝，不可厚誣之，但罕遇也。有自言者皆妄也。遽辭而去，翌日淩晨扣門將一新手帕裹一物，云淘沙子寄與主人。宇文開而觀之，乃髻髮一顆，莫測其由。至日高，門僕不來。令召之，云：「今早五更睡中被人截卻頭髻將去。」蜀主聞之訪於宇文。宇文尋於養病院，云：「今早出去不歸。」自茲無復影響。休復見道書云：刺客者，得隱形之法也。言刺客若死，屍亦不見。每二十年一度易形改名姓，謂之脫難。多有奇怪之事。名籍已係地仙，淘沙子是其流也。

張道者

偽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，僧名行勤，俗姓張氏。人以其精於修行，因謂之道者。早歲南行，中年駐錫。龐眉皓髮，貌古形羸。住草屋數間，唯繩床一張及木棺一所，不從齋請。晝則昇床而坐，夜則入棺而臥。衣服未嘗更換，人問之，拱默不對。人皆仰其高節。遺之衣服，則轉施貧人。與米麪鹽酪，則受以一大瓶貯之，常滿。每齋則取一抄合而食。三紀偃息自若，不誑流俗，其清尚如此。時齒八十，臨終自拾薪草積於院後，告諸門徒曰：「吾即日行化，希以木棺置於薪草之上，以火爇之。老僧幸矣。」至期依其教諭。於煨燼中得舍利數十粒，葬於塔中。時有慈覺長老，禪門宗匠也。有《書妙圓塔院張道者屋壁》云：「成都有一張道者，五十年來住村野。秖將淡薄作家風，未省承迎相苟且。南地禪宗盡遍參，西蜀叢林遊已罷。深知大藏是解粘，不把三乘定真假。張道者，傍沙溪，居蘭若。草作衣裳茅作舍。活計生涯一物無，免被外人來借借。寅齋午睡樂咍咍，檀越供須都不謝。沿身不直五分銅，一句玄玄豈論價。張道者，貌古神清不可畫。鶴性雲情本自然，生死無心全不怕。從逢劫火未為災，暗裡龍神應歎訝。張道者，不說禪，不答話。蓋為人心難誘化。盡奔名利漫謾馳，個個何曾有般若。分明與說速休心，供家卻道也爛也。張道者，不聚徒，甚脫灑。不結遠公白蓮社。心似秋潭月一輪，何用聲名播天下。」

大覺禪師

禪師名慈覺字法天姓劉氏。自王蜀末遊南方，至孟蜀初歸住。大覺禪師性急言速，應答如流。人問：「一部《蓮經》何者是妙法？」師戟其手曰：「教汝鼻塌，問為甚如此？」對曰：「謗斯經，故獲罪如是。」偽蜀李相昊嘗問道於師，優禮待之。師有《禪客須知

集》、《禪宗祖裔圖》、《闡道歌》、《行偈頌》三百餘篇，題曰《禪宗至道集》行於世。

張平雲

張居士名嶠字平雲，學釋氏法，人謂之居士。時有勾居士，問不拘生死者。願師直指。答云：「非干日月照，晝夜自分明。」又問：「『百億往來非指的，光明終不礙山河』時如何？」答云：「紅尾漫搖三尺浪，真龍透石本無蹤。」嘗撰《參玄錄》、《玄珠集》歌行句偈百餘篇。云：「毳流來問我家風，我道玲瓏處處通。頃刻萬邦皆遍到，途中曾未見人逢。」其仙化三日口吐氣，滿屋氛氳。有弟子告云：居士常言宗門秖以眼目為先，不以睡相為事。居士今日何以如此，言訖香氣乃絕。

王居士

居士王裕，四十餘年留心禪學，三蜀叢林皆盡參遍，學流與之切磋，話句無逃其確論爾。至暮年示疾，於同流曰：「吾期某日行化。」至期居士有季父為僧，語之曰：「吾為汝作十念。」居士曰：「透滿無形，十方無礙，直至無心，未得為了，何況有念者哉？」言訖奄然而逝。

勾居士

勾居士名令玄，蜀都人也。宗嗣張平雲，有學人問答，隨機應響。著《火蓮集》、《無相寶》、《山論》、《法印傳》、《況道雜言》百餘篇。有敬禮瓦屋和尚塔偈曰：「大空無盡劫成塵，玄步孤高物外人。日本國來尋彼岸，洞山林下過迷津。流流法乳誰無分，了了教知我最親。一百六十三歲後，方於此塔葬全身。」瓦屋和尚名能光，日本國人也。嗣洞山悟本禪師。天復年初入蜀，偽永泰軍節度使祿虔扆捨碧雞坊宅為禪院，居之。至孟蜀長興年末，遷化，時齒一百六十三，故有是句。

味江山人

唐末蜀州青城縣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純愨，篤好雅道，放曠疏逸，幾乎方外之士也。每入市騎一青牛，至暮醺酣而歸，非其類不與之交。或吟或詠，有所得則將稿撚為丸，內於大瓢中。二十餘年，莫知其數，亦不復吟詠。其贈送寄別之詩布於人口。暮年因臥病索

瓢致於江中，曰；「斯文苟不沈沒於水，後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。」漂至新渠江口，有識者云：「唐山人詩瓢也。」探得之，已遭漂潤損壞，十得其二三。凡三十餘篇行於世，《題鄭處士隱居》云：聞說最清曠，及來愁已空。數點石泉雨，一溪霜葉風。業在有山處，道成無事中。酌盡一樽酒，病夫顏亦紅。《贈行如上人》云：不知名利苦，念佛老岷泡。衲補雲千片，香焚篆一窠。戀山人事少，憐客道心多。日日齋鐘後，高懸濾水羅。《題青城山範賢觀》云：數里緣山不厭難，為尋真訣問黃冠。苔鋪翠點仙橋滑，松織香梢古道寒。晝傍綠畦鋤嫩玉，夜開紅灶撚新丹。鐘聲已斷泉聲在，風動瑤花月滿壇。《贈僧》云：曾聞半偈雪山中，貝葉翻時理盡通。般若常添持戒力，藥叉誰筭念經功。雲開曉月應難染，海上孤舟自任風。長說滿庭花色好，一枝紅是一枝空。夫艸澤間有隱逸得志者以經籍自娛，詩酒怡情，不耀文彩，不揚姓名。其趨附苟且，得無愧赧唐山人乎！

蘭亭客序

昔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，太原孫統承公、富春孫綽興公、唐漢王彬之道生、陳郡謝安石、高平郗曇熙、太原王蘊叔仁、釋支遁道林，並逸少子凝之、徽之、操之等四十有一人，修禊之會，羲之為序，興逸而書之。筆跡遒媚，勁健絕代。凡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四字。唐太宗購得其本，令趙模、韓道政、馮承素、諸葛貞等摹勒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。太宗酷好書法，有大王書真跡三千六百張，率以一丈二尺為一軸，得一百五十卷。太宗自書「貞觀」二字為印，印縫及卷之首尾，又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，以為弘文館學生，內出書法，命之學習焉。其有人間善書者，並召入館。由是十數年間，海內靡然。工書翰者眾，其王書法帖所寶惜者獨蘭亭序為最。常置於御座之側，朝夕觀覽。貞觀二十三年，聖躬不豫，臨崩，謂高宗曰：「吾欲從汝求一物，汝誠孝也，能違吾心耶？汝意如何。」高宗聽命。太宗曰：「吾所欲得〈蘭亭〉，可將去乎？」高宗哽噎流涕曰唯。命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，隨仙駕送入靈宮。今趙模等所摹者本，往往有好事者收藏得。偽蜀時吳王遣內客省使高弼通好，持國書於蜀，因獻偽皇太子王羲之石本〈蘭亭〉一軸。當時識者議此本是羲之撰序後刻石於蘭亭者，偽皇太子攻王書體法精妙，弼故有是獻。偽翰林待詔米道鄰侍書於太子，掌書法百餘卷，皆是二王法帖、古來名賢墨跡，及石本者。洎聖朝伐蜀，其書帖盡歸米道鄰私家。至乾德中有鬻彩箋王七郎，名文昌，與道鄰世舊，道鄰與因文昌石本〈蘭亭〉即吳使高弼獻太子者，文昌好博雅，古來名書多收藏之，羲之真書〈樂毅論〉、〈黃庭經〉、草書十七帖，晉魏兩漢至李唐名臣墨跡，及石本皆萃於家。當時與往還好書者，毛熙震、王著、勾中正、張仁戩、黃居實、張德釗、張文懿、史戴、滕昌祐、石恪、李德華、陳熙載、僧懷戩義西嘗訪之，閱其所藏，

終日忘倦。太平興國初，光祿卿高公保寅，即渚宮高氏之後，入川為九州巡檢，休復嘗謁見之。因得張藻山水一軸、羲之墨跡〈蘭亭〉一軸，注「崇山」二字、圍「者乎」二字，皆是趙模諸葛貞搨者。檀香軸古錦標皆煙晦蟲蠹，時得與諸賢往復玩之。甲午歲，家藏書畫焚掠迨盡，今蜀中兩經寇亂，諸家名書古畫罕得見聞，故備言之爾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